

淺論《笠山農場》之敘述、說明、議論與抒情寫作藝術

翁小芬*

摘要

鍾理和一生孜孜不倦地從事文學創作，他除了閱讀及創作經驗的累積之外，生命經驗的拓展與磨練更使其作品閃爍著智慧的光輝，而《笠山農場》是他唯一完成的一部長篇小說，不論在內容或形式技巧上，皆有著獨特的風格。

本文針對鍾理和《笠山農場》中的表達藝術進行論析，分別從敘述、說明、議論及抒情寫作等四個面向依序論述，以呈顯《笠山農場》的形式藝術特點。

關鍵詞：《笠山農場》、鍾理和、敘述、說明、議論、抒情

《笠山農場》是鍾理和唯一完成的一部長篇小說，它可以說總結了鍾理和短暫人生中全部的創作才華，不論在內容或形式技巧上，皆有其獨特的風格。以下針對敘述、說明、議論及抒情寫作四個面向，論析其表達藝術。

一、《笠山農場》的敘述寫作

「敘述，就是寫作者在文章中對於人物的經歷，言行和事物(事物和場景等)發展變化的過程所作的介紹、說明和交代。」¹這是一種常使用的表達方法，不只各種敘述性的文體都以敘述為主，連描寫文、議論文、說明文及抒情文等文體也離不開敘述寫作，可見，敘述是文學作品寫作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表達方式。

《笠山農場》二十一個篇章也以敘述為主軸，交代作品中人物的經歷、言行與事物的變化發展，作為情節發展的一種表達方式。

(一)敘述的人稱

表達是寫作者主體意識以語言為媒介進行向外流露的形式，而表達的稱謂，是指由誰來表達，以何種角度來表達。由於文章的體裁和表達的方式不同，因此表達的稱謂也有差異，通常文章中的表達者也稱為「敘述者」，是指文中陳述行為的主體，也稱為聲音或講話者，亦即作品中故事的講述者，他擔負著敘述小說的任務，與作者、人稱、人物間的關係錯綜複雜，可以用第一人稱、第二人稱，還可以用第三人稱來敘述。

* 修平科技大學國文領域助理教授

¹ 劉忠惠《寫作指導(上)--理論技巧》，高雄：麗文文化公司，1996年3月，頁226。

以下將此三種敘述方式說明如下：

1. 第一人稱

以第一人稱作為敘述者，主要是從自我生命出發，必須講自己或自己所見所聞的故事。寫作者以第一人稱「我」為立足點進行表達時，有兩種情況：一、「我」即寫作者，這在記實性的文體中常見，例如遊記、傳記文學等；二、「我」有寫作者的影子，或假托文章中的某個人或某個物，這在虛構性的文體中使用，在小說中常用。

楊耐冬曾說：「這個『我』是故事中的一個人物，這個人物沒有給他名字，在故事中他以『我』的姿態出現。而這個『我』就像照相機一樣，只能看到故事人物的外表，無法透視其他人物的心理，也不能看到未來的事情，只能敘述過去這個『我』與小說其他人物所發生的事情。」²

用「我」所表述的人或事，必須是作者親自見到或親自參與的，用「我」來明理論事，闡明觀點，也必須是寫作者親自提供、整理和歸納的事實材料，那是寫作者自己所想，所分析綜合的事理依據，因此帶有很強的主觀性。以「我」自己來講述我的環境遭遇、我接觸過的人物、我目睹耳聞的事件，以及「我」的情思、感受和看法，這樣由當事人將他個人的經歷親口說出，這樣的作品較顯得親切、真實、生動、自然。

2. 第二人稱

是以「你」為表達的稱謂方式。對稱的表述，一般在文章的「局部」中常常出現，是隨時可見的，有時以「你」代指讀者，有時以「你」代稱人或事，即文章中表述的對象。運用「你」來表述時，寫作者和讀者直接進行感情交流，這樣貼近的表達效果，是其他稱謂所沒有的，但是這種稱謂關係的駕馭難度通常較大，比較難發揮。

3. 第三人稱

是以「他」為表達的稱謂方式。作者在小說中先定一個「他」為主角，以主角作為小說中心的人物，然後讓整個故事隨著「他」的行蹤而發展，各種事件，各種想法，都藉由這個主角的觀點來敘述。以第三人稱來寫，由於作者居於較超然的地位，有時可以轉移「敘述角」，可以從主角「他」的觀點來寫，也可以從另一個人物的觀點來寫，因此比較自由，沒有第一人稱限於一個「我」的侷限。

² 黃武忠《小說家談寫作技巧》，台北：學人文化有限公司，1979年9月，頁2。

《笠山農場》中關於敘述者人稱的運用，是以第三人稱「他」作為稱謂的方式。鍾理和從書中不同人物的視點著筆，採用「全知全能的敘述者」³來敘事，他並沒有將視點限定在劉致平這位主角身上，因此在每一個人物所出現的場景均能傳遞訊息，使讀者對作品中的人物更加瞭解。佛斯特贊同這樣的寫作方法，他認為敘事觀點的任意轉換，不會抹殺小說作品的藝術價值，這種擴張及收縮感知的能力⁴，反而是小說的藝術特色之一，它是小說藝術的一個重大優點。

鍾理和以這種人稱來寫作較能靈活運用，不受時空所限制，但不能否認的是，文章中主要的人物及寫作者本身與讀者離得較遠，也產生較多的疏離感。

(二)敘述的方法

敘述的基本特點在陳述「過程」，它主要在表達人物自始至終的活動過程、事情的前因後果與來龍去脈，而「過程」必須有一定的順序性和持續性，也就是說，所有的「過程」都必須在一定的時間條件下進行，因此，在表達方式中，敘述與時間的關係最為密切。但一般來說，敘述的特點有：1.以反映事物的存在為目的，以事物的總體概貌和發展輪廓為對象，以粗線條的勾勒為手段。2.所表現的內容，往往時間較長，空間較大，因而概括性較強。3.較為簡括，只作粗線條的勾勒，取代表性事物。4.多以時間為「鏈條」，進行述說和交代，突出「線性」的作用。5.重點在要求明白清楚。

有關敘述的表達方式，根據敘述的過程性和時間性的特點，介紹幾種常見的方法⁵：

1. **順敘**：按照時間的先後，及人物故事發展的先後來敘述。在敘事文中，其時間是呈一直線型，以敘述的開端時間始，以結尾的時間終，按照事件發生的時間定點，一步一步敘述過來，事件的發生在前，即敘述在前，事件的發生在後，即敘述在後，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，亦能輕易的掌握其時間的流動，一氣呵成。

³ 黃武忠《小說家談寫作技巧》，頁29。所謂的「全知全能的敘述者」是指：「作家本人領導著讀者進入他所想像的世界裡面，去看每一個人物、每一件事、每一個場景。作者瞭解故事中的每個人物，一點一滴，不管是人物的內心世界或外在接觸的所見所聞，他都能瞭若指掌。但作者本人並沒參與故事中人物的動作。」

⁴ 佛斯特《小說面面觀》，台北：志文，1973年9月，頁108。

⁵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《文章寫作學》，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，頁2、3。

2. **倒敘**：把事情的結局或後面發生的事情的片斷提到開頭寫，然後在按事件的發展順序進行敘述。是篇章的主體架構以開端的時間為現時敘述的基準，追溯過去的時間作為敘述的主體，一般以追敘和回憶的方式呈現。
3. **插敘**：是暫時中斷原來的敘述線索，插入有關的情況或解說，插入的部分往往只是一個片斷，插敘結束後，仍然回到原來中心事件的敘述上去。
4. **補敘**：在順敘的過程中，刻意對事件的伏線予以披露的補充敘述。此種敘述方式，乃對一事件作因由的補充，換言之，補敘的應用是在補充說明現時敘述中的故事，或是影響現在故事中的一個動力，或是填補故事中的空白。
5. **分敘**：在整體籠統的敘述過後，在回頭對各部分一一地加以敘述。
6. **間敘**：將故事或事件中人或事，做交叉的敘述，使故事呈多元、複雜的方向發展。

以上這幾種敘述方式，並不限於僅能以單一的方式來敘述。一篇文章之中可以同時運用幾種不同的方式交叉進行，這樣的敘述方式，才能顯出文學作品的多變與活潑，如果永遠只用一種方式來表達，便顯得過於單調與缺乏變化。

《笠山農場》的敘述方式說明如下(參見附錄)：

1. 順敘

順敘是鍾理和在《笠山農場》中最常使用的敘述方式。在二十一個章節的時間結構上，從第一章的開場：「這是一面不很急的斜坡，像刮過的臉孔一樣已開墾成一塊乾淨的地面了。」⁶(第一章，頁 1)為故事的開頭，敘述笠山農場主人劉少興帶領工人們開墾笠山種植咖啡，及劉致平與劉淑華的同姓之愛，到第二十一章的笠山農場易主，均是以順敘的方式發展。這也是一種「直敘式」的結構，依小說情節發展的先後次序排列結構，引領讀者自發生直到結束，在固定的空間之中，映襯著時間往前推移的不斷性。

《笠山農場》在順敘中，構成一個流轉的印象，故事情節在順敘中不斷的變化與發展，使文章中層次段落的先後順序，與所寫事物發展變化的先後順序一致，達到脈落分明，條理清楚。

⁶ 鍾理和《鍾理和全集》，春暉，1997年10月，頁1。

2. 倒敘

《笠山農場》各篇章所運用的敘述種類以倒敘為其次，共有十七個章數使用過。鍾理和在這個文學作品中善於運用第三人稱來追敘過去，或藉由小說中人物的回憶回到過去，他在表現過去時空的方法有：全用敘述、在敘述中夾回顧、以人物對話來補述三種。倒敘可以說是順敘的一個迴旋，但倒敘的時間長短，卻呈現出不同的形式風貌，《笠山農場》中的倒述有下列幾種形式：

(1) 兩端為順敘，中間一小段的倒敘

例如《笠山農場》第一章中的倒敘，是敘述直線發展中的點綴。這章先後以較長的篇幅，運用順敘的方式介紹出淑華、瓊妹、劉致平、胡捷雲與黃順祥的出場，僅以一小段的倒敘：「過去，每當劉致平和胡捷雲由下庄來巡視山場時，總要在這簡陋的茅寮裡擱一段時間——歇歇腳喝幾杯熱茶。」(第一章，頁 4)來顯示農場主人給人的良好印象，這一個小小的迴旋，只是現時敘述中的偶然浮現而已。

(2) 開端之後直接進入倒敘，再迴返順敘

此種類型，開端的敘述只是一個引子，其情節結構，在起點之後，便隨即進入倒敘。《笠山農場》的第三章是屬於此種類型，作品開頭僅以短短三行的倒敘：「那時的山地並不受到人們普遍的重視。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它只是採樵、打獵和好事家遊玩的地方，除此之外就不知有別種用途了。講到要用山面來種東西，那不是人們連作夢也沒有想到，就是想到了也會給人當笑話講的。」(第三章，頁 17)之後，隨即回到現實世界。

這倒述部分極少，可說是開端時間後，雖緊接著進入倒敘，但也迅速的回到現時順敘的直線上，所以倒敘只是旁襯，回到正軌的現實敘述，才是真正的主體結構。

(3) 順敘與倒敘的交錯往復

這種類型是較為複雜的結構。《笠山農場》的第十七章即屬於此種類型，在故事開端之後，順敘與倒敘相繼出現，在順敘的直線發展中出現了三次的倒敘，三次的倒敘相互間斷，二者迴旋返復，呈現錯落的狀況，在情節的結構之中，顯出潮起潮落的動態美感，此種敘述方式，在技巧上是較為高明的安排。

《笠山農場》中的倒敘，可以引發讀者的注意，將重要的事實先告訴讀者，給讀者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，或者將精彩的場面、生動的情節、激動人

心之處先敘述出來，吸引讀者繼續跟蹤下去。

3. 插敘

《笠山農場》各章敘述樣式的應用以插敘佔第三位，在十一個章數中出現過。鍾理和在這部作品中，擅長以小說人物以外的「外在敘述者」的視角，運用「全知敘述」⁷中「一切全知曉」⁸類型的插敘，來敘述小說人物的感情、思想和環境的變遷。

例如故事第三章，當大夥兒七嘴八舌地談論著他們所要種植的咖啡到底是什麼東西時，作者以五頁的敘述，在故事進行中插入致平到農場前後的心境和過程，以及對當地生活態度因循保守的不滿，這個敘述使故事走向複雜化，在農場如火如荼地進行運作時，似乎有另一件事情正在蘊釀當中。

《笠山農場》的插敘，可以擴大敘述的跨度，豐富敘述的內容，使文章更為緊湊豐滿，曲折有致。

4. 分敘

分敘在《笠山農場》的十個篇章中出現過。鍾理和在介紹人物、描繪景物、交代過程、闡述說明及議論評斷時，都使用過這種方式來敘述，這顯示作者的理路是很明晰的。

例如第十七章，書中主角劉致平和劉淑華，在當時「同姓不婚」的風俗下懷孕後，劉漢傑、胡捷雲和劉致平三人相偕前往劉少興住處詳談處理事宜，書中先指出「汽車一直向山寺奔去，裡面坐的倒不是什麼香客，而是劉漢傑、胡捷雲和劉致平三人」（第十七章，頁 229）隨後再回頭描述三人：

劉漢傑風度翩翩，胸襟磊落，一付紳士儀表；胡捷雲質樸誠實，精神

⁷ 傅騰霄《小說技巧》，台北：洪葉文化事業，1996年4月，頁174。記載：「所謂全知敘述，也就是作小說中的敘述者(者)不但了解小說裡全部細節的發展，而且了解小說中所有人物的心理動態。」

⁸ 同上註，頁196。記載：「全知全能」型的敘述方式，可以分作「一切全知曉」的類型，和「一切部分知曉」的兩種類型。所謂「一切全知曉」的類型，是指敘述者具有「一切全知」和「一切全能」的特點。即不但深知人物的過去，而且早已洞察人物的前景；不但了解人物的內心，而且熟悉他人的反應。至於所敘述事件的前因後果，盤根錯節，也無一能逃脫「如來佛的手心」。所以，這種「一切全知曉」的類型，在敘述時，不僅有著天馬行空的自由，其視點之變化，毫無拘束；而且有著「隨心所欲又不逾矩」的本領，其埋伏照應，無不處處匠心。所謂「一切部分知曉」的類型，是指敘述者對於所敘述的人或事，已經不是「知己知彼」地「全知」了，往往是知曉一半，而對於另一半則採取保留的態度。這樣寫來，雖然「不夠全面」，但更容易引起讀者的興趣，造成作品的懸念。有時，還能移開一些敘述上的難點，調動讀者的想像力去加以補充。

飽滿，善良的臉孔表情，充溢著對人生純潔的願望；祇有劉致平獨自一人鬱鬱寡歡，情思悄然，雙眉籠著一抹淡淡愁雲，有如一個在押解途中的囚徒。(第十七章，頁 229、230)

這樣的敘述方式，可以使所要表達的對象更具體、更準確、更明晰，使劉漢傑、胡捷雲和劉致平三人呈現出不同的形貌和神態，也映襯出不同的心理與性格。

5. 補敘

《笠山農場》有八章使用補敘的敘述方式來表達，有一章中運用一次的，也有一章中運用數次的。大體來說，都是對故事進行中人物的角色、形貌、思想和過去，以及對事件現象、後果作補充說明，使故事發展的走向更加清晰，也能填補故事中空白的部分，去除讀者的疑慮，並使故事更加完整。

以第十八章為例，淑華的母親阿喜嫂正為淑華的未來煩惱不已時，她左右為難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因為一方面她不能拒絕劉致平的母親，要求懷孕後的淑華嫁給饒家，這其實是一道命令。另一方面，她也不能強迫淑華答應。因此，便造成讀者的疑慮困惑，引發一個懸念，為什麼阿喜嫂會造成兩難的局面呢？於是小說安排逆時序的回過頭敘述，補充說明阿喜嫂焦慮的緣由，填補故事空白的地方，因為：

十幾年前他們的生活水深火熱，雖然她曾牛馬似地辛勤工作，但他們始終有朝不保夕之感，貧窮如魔鬼在他們腳跟緊緊追蹤。後來笠山農場創立，她以偶然的機緣攀上了它，這才稍稍緩過一口氣。貧乏和肌餓的苦，她嚐夠了。如果她抗拒農場的命令，那也無異和農場脫離關係，讓自己和家族再度回到原來那徬徨無定的歧路上去。(第十八章，頁 251)

這段補敘，補充說明了阿喜嫂為何往後常常困擾不已，甚至還數度從中緩和劉老太太與淑華之間的僵局，讓讀者充分的了解與同情，若無此段，阿喜嫂大概會被認為是位自私的母親吧！

6. 間敘

間敘是《笠山農場》使用次數最少，出現過的章數也最少的敘述方式，僅有四章。這四章中以第七章的描寫最活潑、最輕快，可以看出時間與空間的跳動，呈現出迴旋、錯落的美感。

敘述一群充滿生命力的年輕工人交叉互唱著山歌。炭窯這邊的阿康與炭窯那邊的女人你來我往地相駁唱，中間又插入貴和、紅妹、壽如、淑華、瓊

妹、燕妹、致平和饒福全的鼓譟與唱和，作者運用間敘的手法作交叉的敘述，使故事呈多元、複雜的方向發展。

(三)、敘述的特質

1. 清楚明白

《笠山農場》能將時間、地點、人物、事件、原因和結果等六個要素交代清楚，包括人物的背景、去留，事件發生的原因、過程、地點和結果，都能作詳細的說明。敘述的線索最常見的是時間，鍾理和在《笠山農場》中，能將事件進展的時間和場景發生的時序交代明白，尤其是早、午、晚的具體時分，隨處可見，使文章組織的思路和安排敘述的順序，達到脈絡清楚、銜接自然。

2. 有變化

(1) 運用多種敘述方法

《笠山農場》在敘述的運用上，依時間先後的排序進行敘述，中間以時間倒轉的方式描述作者或故事中人物的回憶，插入作者對人物心境與事物變遷的交代，並以分別敘述的方式來描繪景物、介紹人物及進行評論，補充說明人物、事件及故事空白的地方，及運用穿插敘述的手法來發展故事的情節，使作品呈現複雜、多元化的藝術效果，這幾種敘述方式交叉運用在每一章之中，使《笠山農場》的敘述方式更顯活潑與多變，這是鍾理和在作品敘述寫作上成功的地方。

(2) 有斷有續

《笠山農場》是一部長篇小說，在整個故事的發展過程中，作者運用了多種寫作手法使敘述暫時中斷，包括插敘、間敘，或插入一段描寫、抒情、議論和說明等等，使故事斷而又續，續而又斷，在斷斷續續中，使敘述文字有張有弛，有離有合，波瀾曲折，錯綜複雜。

(3) 詳略得當

鍾理和根據情節的需要，將《笠山農場》的敘述文字加以剪裁，將同姓之婚的發展過程和種植咖啡的情況等重要的情節、事件、人物，描述得相當具體、詳細而緩慢；而對於次要的部分，如饒福全厭惡農場生活的心境和關於饒新華的童謠，則敘述得較為概括、簡單而快速，使整個故事的敘述有詳有略，有快有慢，詳略得當，快慢適宜。

二、《笠山農場》的說明與議論寫作

劉秀燕曾說鍾理和作品的特色之一，在於：「喜歡從平凡無奇的日常生活

中，去發掘人性的深面，乍看他的書，會覺得很平淡樸拙，但仔細體驗，卻可發覺他是在告訴讀者這個平凡背後的人生哲理。」⁹的確，《笠山農場》也可以從許多地方，看出鍾理和以說明和議論的方式來闡明事理，揭發事物的本質。

(一)說明

說明，主要是在解說事物，闡明事理，它必須具備說明性、知識性、客觀性，因為解說事物，介紹其外部特徵，和闡明事理，揭示其內在規律，都具有傳授知識的特性。既然要傳授知識，就必須具備科學性，不管是說明形狀、解釋概念，或是闡明性質、指出特點，都必須符合實際，而知識的科學性，就決定了說明的客觀性，必須將所說明的對象如實客觀地介紹清楚¹⁰。

《笠山農場》有九章以說明的方式來介紹事物、闡發事理，此依說明的寫作特點論述如下：

1. 抓住事物特徵

作者對事物說明的重點，在於將其性質、特點、構造、形狀、用途、種類、發展過程等等作準確的描述。

當咖啡得病後，咖啡葉卻起了很大的變化，上面佈滿了斑點，斑點的變化迅速為：

它是圓形，淡黃色的。後來圓形漸見擴大，不久，就有指頭大小，隨著，顏色也加深了，由開始的淡黃而深黃，而黃褐，而後則變成深褐，就被香煙頭燙焦了一塊似的。有一小部分的咖啡樹，有些葉子有同樣的小斑點：有的剛剛染上淡黃，有的顏色轉深，有的已擴侵了整片葉子，有的葉子則已像茶葉一樣乾枯，開始脫落了。葉子的背面翻轉來看，在有斑點的背後便有橙黃色的粉末，像有點粘性。(二十章，頁 269)

咖啡樹的種植因病毒感染而導致葉片起了各式各樣的斑點，起初只是一小部分的咖啡樹染病，但經過一季漫長的靈雨之後，斑點蔓延發展得更加可怕，染病的咖啡樹幾乎擴及大半，而且有些竟是整顆樹的葉子都呈乾枯之狀，紛紛落下，祇剩禿枝和一些心葉，最後，斑點一直繼續蔓延下去，連剩餘的咖啡樹也都得病，整棵樹轉成褐黑色，終於全部枯死，弄得整座山場死氣沉

⁹ 劉秀燕〈活過、愛過、寫過〉，《臺灣文藝》，第 89 期，1984 年 7 月 15 日，頁 46。

¹⁰ 劉忠惠《寫作指導—文體實論》，第三章。

沉，冷落而荒涼。

關於上述咖啡葉片病變的斑點，便是著眼於客觀事物的自然屬性和科學觀察，來說明斑點顏色的變化經過，並準確地告訴讀者，說它是圓形的，而且有指頭般的大小。可見，鍾理和一定曾在咖啡病變的現場觀測過斑點的變化，他才能對咖啡病變的過程這樣熟悉，抓住準確的斑點特徵來說明。

另外，他還觀察到淑華與瓊妹二人所穿的藍衫與下庄老家的不同點。主要在於她們兩人「襟頭的關子比袖口的狹小，一直由腋下伸到領下去。」而下庄老家的樣式是「兩道關子都是寬幅的，而且只到胸前。」(見第十章，頁 159)因為鍾理和是客家子弟，他從小在客家村長大，對客家人們的穿著打扮必定相當了解，因此能以親身的觀察體驗說明自己熟悉的事物。

2. 條理清楚

對於抽象的道理，不只要知道表層的涵義，還要瞭解內在的深層關係，在剖析的過程中，可以從不同角度、不同層次來進行，達到層次分明，條理清楚的效果。

例如：《笠山農場》的第十六章(頁 216)中，當致平與淑華有意拿掉胎兒時，但二人卻遲遲沒有勇氣提出來，這主要是在於他們：一、找不到肯做這種事的醫生；二、這在道德上、責任上是說不過去的；三、假使做來不當，往往有生命的危險，如果真的這樣，除去法律問題不算，還要牽連到雙方的名譽，那將是身敗名裂，為社會所不齒。

這裡不僅說明尚未提出的原因，更深一層剖析其利害關係，從不同角度分析，達到條理清楚的效果。

《笠山農場》非屬說明文，因此在明物說理上並沒刻意運用各種技巧來寫作，一般來說，普遍不能達到準確明晰的功效，但對於作者親身體悟的事，如上述的舉例，就能成功地說明所要闡述的對象，在寫作運用上達到一定的成效。

(二) 議論

議論，是運用概念、判斷、推理的邏輯方法。以語言文字為媒介，用一定的立場、觀點，闡明客觀事物的道理，揭示客觀事物的本質和規律。一段議論，總是由論點、論據和論證所組成，它包括複雜的邏輯過程。

一般來說，議論具備三項特點：一、議論性：「議」是指發表言論、議論事物，進行品頭論足的意思，「論」是指討論、爭論、釋辯的意思，二者有相

似之處，卻又不完全一樣，「議」著重考慮得失，其結果是集中大家的意見得出相應的結論，「論」著重區別是非，其結果往往是個人的判斷。二、說理性：目的在於剖析事物內部聯繫，揭示闡明事物的本質，通常議論總離不開說明，因為某些概念需要解說明白，某些判斷也需要闡釋清楚，因此說理便有其必然性。三、邏輯性：議論必須運用邏輯來揭示事物的本質規律，它必須具有嚴密的邏輯性，一般來說，邏輯說理的方法有比較、分析、綜合、抽象、概括、演繹、歸納等方式。¹¹

《笠山農場》中運用的議論並不多，只有在第六章和第十七章出現過，這兩章所議論的內容均圍繞在同姓之婚上，這是鍾理和親自體悟出來看法。所運用的議論方法有兩種，說明如下：

1. 運用分析法

分析，是把整體分解為部分，把複雜的事物分解為簡單的要素，分別加以探究的一種認識事物的方法，從不同側面、不同層次，從整體上把握事物，找出該事物的本質特點¹²。

例如：《笠山農場》的第六章(頁 79)中，致平對淑華總是稱他為「叔」感到不解，他左思右想，想到了幾點可能的原因：第一、淑華是他嫂嫂的親戚，因此應該稱呼他「叔」；二、是姑表，或姨表兄弟的兒女輩，這些也應該稱呼他「叔」，不過這樣的話，應當都是異性，是族外人，倘使這些都不是，那還有嫡兄或堂兄的子女，即他的姪子輩，也都稱呼他「叔」；三、淑華和他同姓，因此稱呼他「叔」。

這是運用分析的方式，從不同角度分解劉淑華稱劉致平為「叔」的理由。

2. 運用綜合法

綜合，是在分析的基礎上進行概括，把各個簡單要素的認識統一為對事物整體的認識，進而達到從整體上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的目的，它是按照事物各要素與各要素間的聯繫，從整體上把握事物的一種方法¹³。

例如：《笠山農場》的第十七章(頁 232、233、234)中，劉漢傑對同姓之

¹¹劉忠惠《寫作指導--文體實論》，高雄：麗文文化，1996年3月，第四章。

¹²劉忠惠所著的《寫作指導(下)--文體實論》，高雄：麗文文化，1996年3月，頁150，151。

¹³劉忠惠所著的《寫作指導(下)--文體實論》，高雄：麗文文化，1996年3月，頁151，152。

婚提出評論，他認為把同姓之婚放在當時的社會上，是非常不智的舉動，主要是因為：一、人需要生活，不能光靠思想，人必須拿身子去對付周遭的環境，在思想上，似乎沒有行不通的事，可是若老想照自己所想的運用在生活上，那必定會把很多事情都搞糟；二、人在社會上有屬於自己的身分地位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是靠著身分來維繫的，而身分又因不同家族而有所變化，身分變，關係自又不同。

這個議論，先自兩個不同的側面作分析說明，最後再加以綜合做出總結，基於上述兩點，劉漢傑認為：一、如果和一個與自己同姓的女人結婚，那兩家之間該如何稱呼？什麼關係？豈非一下子便把身分搞亂了；二、同姓之婚是風俗上的大革命，它將引起很大的麻煩，社會上固然少不了革命家，但假使人人都成了革命家，社會將會亂了步伐，生活也將無法過下去了。

劉漢傑最後做出這兩點結論，是運用綜合法來總結提出自己的看法，他試圖以理服人，用事實說話，來議論自己的見解。

《笠山農場》的議論只有兩處，所使用的方法是運用邏輯性的分析法和綜合法，來進行議論和說理，表達出對事物的看法和自己的觀點，體現對客觀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的認識和探究，這是運用辯證思維的方法。

三、《笠山農場》的抒情寫作

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」，抒情，即抒發情感，是寫作者或文章中的人物表達主觀感受，傾吐心中情愫的文字表露，文章如果情感濃鬱，抒發暢達，便可以激發讀者的情思，引起讀者的共鳴，有效地增強文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。

通常，抒情有兩種類型：即直接抒情和間接抒情，所謂的直接抒情，「**是直接把人物心理的情思感觸明明白白地寫了出來。**」¹⁴人物的心理悲哀就直說悲哀，快樂就直說快樂，他想什麼，愛什麼，恨什麼，就直接將所愛所想所恨的寫出來；而間接抒情，「**是把人物抽象的情感具體化、形象化，依藉描寫人物的表情、神態、言語、動作、形象，間接暗示人物心中的情思。**」¹⁵劉忠惠也說「**間接抒情往往要借助於敘述、議論和描寫，或觸景生情，或借景抒情，或詠物寓情，或議論含情。**」¹⁶在文章的抒情表達當中，間接抒情較直接

¹⁴方祖燊《小說結構》，台北：東大圖書，1995年10月，頁382。

¹⁵方祖燊《小說結構》，台北：東大圖書，1995年10月，頁383。

¹⁶劉忠惠《寫作指導(上)--理論技巧》，頁231。

抒情更為常見，而且語言形式的表達上，直接抒情是喜怒皆形於色，所以語言必須明朗、激越；間接抒情是感情輾轉流露，語言就較為含蓄、從容。

抒情，是抒發感情，要達到動人的效果，感情便必須真摯，因此，抒情兼具有抒情性和真摯性兩種特性。

《笠山農場》整部作品均帶有濃厚的抒情意味，安宜靜曾明確地指出，鍾理和的小說特點之一是「以真摯的感情敘述情景」¹⁷。然而書中的抒情性，並非如火山爆發般不可抑止，更非無病呻吟的風花雪月之作，鍾理和曾說：

那些多愁善感，無故呻吟，或風花雪月的文章我覺得非常無聊。我有一次讀了一篇散文，字數至多不會超過一千，但計算裡面所有「夢」字竟有十六個之多，而且又是「淺紅色的夢」嘍，「橙紅色的夢」嘍，「什麼什麼色的夢」嘍，我看過後實在不知道作者在講什麼。¹⁸

《笠山農場》中的情感，隨著不同的人物以及情節與場景的更迭，表現出不同的深度和密度，此將抒情的種類及其寫作特點說明如下：

(一)述情類

此類抒情的特點是直抒胸臆，作者直接了當地表示人物的各種情感。《笠山農場》中的表達方式有下列幾種，列舉如下：

1. 直表情感的

這種抒情的方法往往在感情發展到高潮時使用，感情較為強烈。例如：第六章(頁 80)中寫著：「不僅淑華稱呼致平為「叔」，就連村子裡的男人、女人、老頭兒、小孩也都同淑華稱呼他為「叔」時，致平大大地吃驚，而且感到困惑。……大概他們是同姓。…這些想法已經得到證實了，但他的驚愕和惶惑只有更大、更深。……當時，他彷彿坐在針氈上，好難受。……致平此時所發出的反感…是無法排除的。好像他發見有人在侵害他的應得權利，而感到一點無聲的忿怒。」

又如：第十八章中(頁 252)，當劉致平的母親要求阿喜嫂讓淑華做饒家的媳婦時，「阿喜嫂有點「惱怒」農場的越權行為，她覺得農場未免過於專制強橫，它如何竟干涉到別人頭上來了？同時她也「對自己的怯懦和貧窮生氣」，

¹⁷安宜靜〈試論鍾理和小說之特點〉，《臺灣文藝》，第 35 期，1972 年 4 月，頁 84。

¹⁸鍾理和致鍾肇政函，民國 48 年 11 月 6 日，收於《鍾理和全集 6》，高雄縣立文化中心，1997 年 10 月，頁 75。

為什麼竟讓別人插足進自己的家裡來了？……她「懊惱而悲忿」，她很想狠狠的抓起自己的頭髮，很想痛痛快快向農場說句「不」。但事實她什麼也沒有做，沒有說，而祇「悲恨沉痛」地瞧著自己的女兒，彷彿她……已甘願向命運低頭屈服了。她的「心理在點點滴滴地滴著苦汁」。

以上兩例，鍾理和直接將劉致平與阿喜嫂的內心感覺抒發出來，使他們的情感表露無遺，讓讀者一目瞭然，不須思索便知人物內心的情愫變化。

2. 直描情狀的

這類直接表現出人物的情態，多用比喻的修辭方式來描繪感情，因此，比直表情感的方式更為生動、形象。

例如：第十章(頁 161)中，當淑華和瓊妹進農場找致平時，致平覺得淑華今天很快活，「話說得最多，也笑得最開心」，笑時，「露出兩排小巧潔白的牙齒」。「她的體態輕盈」，……她「兩隻圓圓亮亮的眼睛，像兩隻燒紅的銅板」。淑華的多話與笑時露出的潔白牙齒，還有輕盈的體態，正足以顯示她愉悅與輕鬆的心情；而她明亮炙熱的雙眼，也充分表現出她那熱情年輕的心。

還有第十九章中，在淑華懷孕後，致平卻突然失蹤，數日不知去向，有一天，當他站在淑華面前時，「一股酸溜溜的東西由淑華的胸腔上湧起」，使她感到「喉嚨發癢，眼睛發熱。」(頁 260)致平告訴她，今晚他將領她走時，她的「眼淚大量湧出，話也說不下去了，就別過頭去。」致平看見她的「肩膀微微在抽搐」，他知道她在「極力忍住哭」，他彷彿聽見了她斷腸的嗚咽聲(頁 262)。當淑華與致平久別重逢時，她滿腹的委屈完全湧現出來，此時的她頓時感覺眼睛發熱、喉嚨發癢，在致平提出將與她遠走高飛時，一瞬間，淑華的眼淚大量流出，因為她知道這是行不通的，她母親已年邁，弟妹們又還小，她怎能丟下他們來承受這一切的責難與異樣的眼光呢？因此，她只好低著臉別過頭去，盡全力忍住哭泣，她是不願的，也是無奈的，這時，強忍哭泣的身軀使她的肩膀微微地抖動著。

(二)物感類

物感類的寫作，主要是運用依附於物的抒情方式，對情感的抒發可借助於物、寓意於景、寄托於事，這是用間接的抒情方式來完成表達抒情的寫作方式¹⁹。

¹⁹劉忠惠所著的《寫作指導(下)--文體實論》，頁 197、198、199。

環境中的物、景、事都與人產生各種關係，在特定的環境中，它們都能間接引發人們心中的某種情思，《笠山農場》中也有這樣的表現方式，列舉如下：

1. 借景抒情

客觀存在的景象，一經從筆端表露出來，便不可不融進寫作者個人的感情色彩，清末學者王國維曾說：「一切景語，皆情語也。」²⁰又說：「境非獨謂景物也。喜怒哀樂，亦人心中之一境界。故能寫真景物、真感情者，謂之有境界。否則謂之無境界。」²¹可見，借景抒情，應力求達到觸景生情，情景交融的目的，這樣的作品才有境界。

例如：第二章(頁 14、15)中，劉少興由山林裡大自然的景致引發對老莊思想的想望，他認為自己該退休山林，結束那繁忙不定的商旅生涯，此時山林中的景色是這樣的：劉少興仰首躺在大石上，頭上的「樹木極為茂密，陽光片影不漏下。」令他「感到無邊的舒適」，他閉起眼睛，「流水在耳邊切切細語」，像主婦們在閒話家常。這和他那僕僕風塵的生活，是多麼的不同啊！雖然他也是捏土塊捏到老的，但是晚年在貿易上的投機，使得他的生活時刻動盪不寧，這些景物，令他「想起他怎樣漂洋渡海，想起那起落無常的商情和繁雜的商務關係。他忽然對這些感到了厭煩。」他想：「是不是可以讓它就这么結束了呢？」在他的意念裡，有一種隱隱的想頭在漸漸地滋長，這是每一個血液裡有著老莊思想，而又上了年紀的中國人容易有的極為普遍的願望，他認為自己是應該退休山林了。

劉少興由山林中的樹、藤、水聲、炊煙和陽光，想起早年在社會上打滾的勞累，此時面對這樣有如夢境的世外桃源，他已經對那樣的生活感到厭倦了，只想就此終老，過著閑靜的山林生活。

又第五章(頁 43)中，農場新屋落成當天，嗡嗡的人聲像夏日的蟬噪，「賀客由東面新開的紅土路，或從坡下那樹木掩映的小徑絡繹不絕的到來。」「早趨還顯得清靜空虛的席座間，漸漸熙攘起來了。」這裡由樹林間絡繹不絕走來賀客以及漸漸熱絡起來的席座兩個景象，烘托出人們欣喜歡樂的心情，空氣中也散發著洋洋的喜氣，傳遍各個角落和每個人的心。

²⁰王國維原著，翁寧娜主編《人間詞話》，台北：金楓出版社，1991年6月，頁58。

²¹王國維原著，翁寧娜主編《人間詞話》，台北：金楓出版社，1991年6月，頁4。

2. 借物抒情

借物抒情應做到情不離物、情隨物轉。例如第五章(頁 50)，農場由於新屋落成，因此充滿著熱鬧的氣氛，就連燕妹穿的新藍衫，也彷彿趕著什麼神會一般，在她一轉身時，「藍衫就悉索地作響，好像向人敘述著少女們那輕快而歡悅的心曲。」藍衫像沾染了人們的喜樂一般，唱著輕快歡悅的心曲，人們也因藍衫不斷發出的響聲歡欣鼓舞。

還有第八章(頁 115)中，饒新華與幾位男工在山林間架露天灶燒煮鱸鰻，饒新華開酒暢引飲，正準備大塊朵頤時，「火就嘩嘩剝剝的唱出快活的歌曲來了」，火發出聲響就像人們歡樂的歌唱聲，不僅它感染到人們心中的愉悅，人們也因火的嘩嘩剝剝聲而更加躁動期待。

3. 借事抒情

所借之事只是一個引子，目的在於抒情。例如第三章(頁 24)中，描寫時下年青人普遍的生活理念，他們認為手邊若積有幾個錢，第一個想法便是落業，買一甲半甲田，其次是蓋一所精緻的房子，然後往高背竹椅上一靠，一手托著水煙筒，睜亮一對頑迷和專制的眼睛監視著生活，如此，他們便萬事已足，準備坐娛晚年了。致平認為他們是迂腐、古老的，對他們的生活理念非常不予認同，因為他覺得二百年前，他們的先民搭乘帆船，漂流到荒島來披荊斬棘開拓新生活的雄心，那種朝氣蓬勃而富於進取和創造的氣概，在他們的身上已經找不到一點影子，代之而起的是迂腐的傳統和權威思想的抬頭罷了，致平非常不以為然。

其次，是第七章(頁 85~94)，一群男女工人唱山歌，你一首我一首來往較勁著，山歌像流水一般，完全堵截不住，由人們的嘴裡悠揚地流出來。山歌，讓人忘卻疲勞，美好的聲音震動山谷，那輕快與愉悅交融在每一個人心中，令人蠢動和甜蜜。

《笠山農場》的抒情性濃厚，不僅作者不時將書中人物的情思、感覺直接描述出來，將人物的情態動作刻劃出來，在景、事、物上，也能與人物的情感相互聯繫，由外在的事件和景物中，烘托出人物心中的感受與情懷，使書中處處生情，由情感的引出，人物也就更加真實與親近。

鍾理和一生孜孜不倦地從事文學創作，為後人留下數十篇的作品，他在 1965 年以長篇小說《笠山農場》名世之前，已在小說園地之中辛勤耕耘了將

近二十年。他除了閱讀及創作經驗的累積，生命經驗的拓展與磨練更使作品閃爍著智慧的光輝，而《笠山農場》可以說總結了他人生中全部的創作才華，在當時同輩的本土作家中，幾乎無人能出其右，但他的創作卻被視為不成熟。關於這一點，彭瑞金曾言：

今天不是投注很深的鍾理和研究者，很難從他的文字純熟度上分辨出哪些是他早期的作品，哪些又是晚年之作，但他在世的時候，卻在文字評價上吃了大虧，它那頗具特色的文體，被曲解為不成熟，因而孕育這些文字背後深厚的心靈世界反而被忽略了。²²

無論如何，《笠山農場》的藝術成效仍是不容忽視的。

總結上述，《笠山農場》的敘述寫作以順敘表達為基礎，兼以倒敘、插敘、間敘、補敘、分敘等多種敘述方式來書寫，使表達的對象更具體、更準確、更明晰，並使故事呈現複雜化、多元化的藝術效果。其中倒敘所運用的方式有：一、開端之後直接進入倒敘，再迴返順敘；二、兩端為順敘，中間一小段倒敘；三、順敘與倒敘交錯往復。

在闡明事理、解說事物的「說明」部分，能作到：一、抓住所物特徵；二、條理清楚的特性。而「議論」的部分，則以邏輯性極強的寫作方式來進行議論和說理，包括：一、運用分析法；二、運用綜合法兩者。

且抒情性強，其種類有述情類、物感類二者。其中述情類的寫作方式有：一、直表情感；二、直描情狀。物感類的寫作方式有：一、借景抒情；二、借物抒情；三、借事抒情三種，在外在的事件與景物中，烘托出人物心中的感受與情懷，使書中處處生情，由情感的引出，人物也更加真實，更為親近。

附錄、《笠山農場》之敘述類型章目表

章 數	順 敘	倒 敘	插 敘	補 敘	分 敘	間 敘
第一章	◎	◎		◎	◎	◎
第二章	◎	◎	◎	◎		
第三章	◎	◎	◎			
第四章	◎	◎		◎	◎	
第五章	◎	◎	◎	◎	◎	
第六章	◎	◎	◎	◎		

²²彭瑞金〈日記裡的文學〉，《鍾理和全集 5》，高雄：春暉，1997 年 10 月，頁 272。

第七章	◎					◎
第八章	◎	◎	◎		◎	
第九章	◎		◎		◎	
第十章	◎		◎			◎
第十一章	◎		◎			
第十二章	◎	◎	◎			
第十三章	◎	◎			◎	
第十四章	◎	◎	◎			
第十五章	◎	◎				
第十六章	◎	◎			◎	
第十七章	◎	◎	◎	◎	◎	
第十八章	◎			◎	◎	
第十九章	◎	◎		◎		
第二十章	◎	◎			◎	
第二十一章	◎	◎				◎

參考書目

- 鍾理和《鍾理和全集》(1至6集)，春暉出版，1997年10月。
- 佛斯特《小說面面觀》，台北：志文出版社，1973年9月。
- 黃武忠《小說家談寫作技巧》，台北：學人文化有限公司，1979年9月。
- 劉孟宇、諸孝正《寫作大要》，廣東：中山大學出版社，1984年10月。
- 方祖燊《小說結構》，台北：東大圖書，1995年10月。
- 劉忠惠《寫作指導--文體實論》，高雄：麗文文化公司，1996年3月。
- 劉忠惠《寫作指導--理論技巧》，高雄：麗文文化公司，1996年3月。
- 傅騰霄《小說技巧》，台北：洪葉文化事業，1996年4月。
-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《文章寫作學》，台中：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印。
- 王國維原著，翁寧娜主編《人間詞話》，台北：金楓出版社，1991年6月。
- 安宜靜〈試論鍾理和與小說之特點〉，《臺灣文藝》，第35期，1972年4月。
- 劉秀燕〈活過、愛過、寫過〉，《臺灣文藝》，第89期，1984年7月15日。